

純常子枝語

仲聯題

純常子枝語卷十四

萍鄉文廷式撰

余校書甚多往往寫書眉間不錄於冊今略撿錄行篋所存及新校者備列此卷爲開書者取焉

元史五行志序論見胡仲子集卷一今取以校之

其初一陰陽耳陰陽一太極耳 集作其初一陰陽耳太極耳

身爲神人之主 集無身字

而心範圍天地之妙 集無而心二字

自身而推之 至 備矣 集作厥功既成有洛書之瑞是

爲洪範九疇箕子因而演之其言天人之際備矣

生之大傳 集無生字

顧乃執其類而求之 集作顧乃拘拘然類求其應

會大風吹海水盡涸 集疊水字無會字

濟師大捷憲宗以爲天導我也 集二句先後互易

五方不殊性 集無不字

其餘畏天 集無於字

郡邑災變 集作災異

深自謹焉 集謹作警

作五行志 集作爲五行志云

及凡霜雹之變 集作及淫雨傷稼穡

熾炎 集作濫炎

中央生萬物者也 集無萬字

按以上同異或由宋景濂點定然胡氏之識能知史法
非景濂所及故特錄原文備校勘元史者閱焉

又胡仲子集中錄元憲宗諭功臣誥自題其後云此誥

見元史忙可今作哥撒爾傳中方北庭草創其言爾雅有

如此者中統至元諸公未之或逮也因表而出之加筆

削焉今以忙哥撒爾傳校之

幹羅思阿速穩兒別里欽察之域 集作幹羅思阿速

別里欽察吾之域

按此略
有誤

伐山

集作伐木

欲得之心

集之作於

勤勞

集作勲勞

治朕皇考

集治作迨

按此元史
刊本誤字

察哈台阿哈之孫太宗之裔

集察哈台下衍以字無

太宗之裔四字

克薛傑

集傑作格

汝父肅將大旅

集作忙可撒爾肅將大旅

按赤台等謀是用潰

集作石烈門按赤台謀是用潰

使辨治之 集作俾訊治之

汝父體朕之公 集作忙可撒爾將朕之公

又使治 集使作俾

脫歡脫兒赤 集作脫歡赤

罔不怨 集怨作慙

人則雖死 集作爾父雖死

朕將寵之如生 集作朕篤不忘下有亦惟汝圖厥終

句

如是而有福不如是而有禍 集無此二句

立身正直制行貞潔是汝之福反是勿思也

此句元史本有誤字

集作省厥身罔弗克正時乃之福反是弗思時汝之

咎

怨汝父者 集怨作慙

朕言 集作朕志

弗慎繹之 集弗作勿

怨汝 集怨作慙

又而母而婦 至則盡善矣 集作汝亦永建乃家汝祖

汝父無替厥祀

按胡氏點定處多摹僞古文尙書是其一失然文義亦有較元史詳備之處合觀之庶可知未譯蒙文之本意

矣

唐史論斷余得一舊鈔本以福建新刻本校之字句異同篇目詳略皆足以資攷證今摘其較勝新本者錄於左方其無關出入者不悉載

目錄責封倫舉賢

原作責封倫不舉賢

篇目不同至多皆勝今本

茲不悉出刊本錯誤顯然者亦不錄

張柬之遂廢武后

原無張柬之遂四字

按孫氏所

論是史家書法與張柬之絕不相涉此篇目舊本較

勝當從之

帝王細務

原作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是當從之

崔損卒 原作崔損便僻固位

卷上

復置十二軍條 乃謀遷都以避舊本避下有之字

中書門下議事條 天下親觀 親作但

定朝廷之制條 貞觀之治 貞作正全書皆然

房杜相業條 各有著法 有作省

追尊祖宗條 治與古同 作與治古同 按治古一

字見荀子此校書者妄改當從原本

狄仁傑薦張柬之條 一婦僭天下大號 婦下有人

字

韋后安樂公主進鳩帝 原無進字

昏昏然平等人爾 平作何是

卷中

開元尊號條 千萬世罵與笑耳 罵作罪

刑罰幾措條 人道盡喪也 也作矣

冊忠王條 明皇以林甫之言 以作於

用王鐔條 今乃恣奢日廣徧賜嬖寵之家云云 原

日作逸徧作徧乃逸字賜字斷句文義較合當從之

李光弼斬崔眾條 將帥尊朝廷威 原作將法威朝

廷尊

李峴降蜀州條 若虛附會輔國亦言其冤 原作不

言其冤是

開陵陽渠條 謂天下利害 謂作繫

陸贄論吐蕃條 不可假夷狄明矣 假下有力字

卷下

用裴度相條 太宗之土宇 原作太宗之業

失河北條 止四年 原作至十四年

不可得爾 爾作矣

貶杜元穎條 至於名亦未必失 名下有位字

辨朋黨條 助成治平之業以此所謂云云 以作矣

不能制其黨 制作誅

制內臣條 此內寵臣之尤盛者 無寵字

今狐綯縱賊條 罷太子爲太保 原作罷爲太子太

保

鄭畋罷相條 何至成大亂 原句末有哉字

湛然居士集余所得影元鈔本與李仲約侍郎藏本字
句異同極多大抵勝李本者十之七八袁爽秋觀察所
刊卽據李本而間加案語不關攷證尤失真矣今錄其
得失之顯見者列之左方其兩通者不悉出焉
校語在書眉此
錄不具

北宋士大夫多篤守漢唐注疏之學如聶崇義邢昺杜
鎬孫奭以至丁度宋祁賈昌朝楊安國彭乘之徒載在
史籍源流可稽也至劉原父始好爲新說而歐陽文忠
欲刪讖緯又推重孫明復之流而學術始一大變按伊
川語錄云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是程學
不重注疏而朱子語類教學者讀注疏不下十數條又
卷一百二十九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但注
疏如何棄得朱子在南宋特重注疏如此故朱子道問
學之功非濂洛之所能及也

墨子非命中篇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

昔三代有若言以流傳矣今故先生對之畢秋帆云生當作王孫仲容閒詁云顧校季本吳鈔本並作王俞樾云此子墨子託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爲王非是詒讓案疑當作今胡先生非之諸校並未得其義案畢說是也墨子以執有命者據三代爲言故卽以先王之說對之故下文引仲虺之告太誓之言皆先王之書也今故下或脫以字

近時外侮迭至內治不修士心慘然乃知民散之弊至於如此於是立會立社之風稍稍復起蓋自國初用閹黨之餘論以馮銓劉正宗輩定一切法宜有此弊矣乾

隆嘉慶間法禁尤嚴然當時士夫亦頗有知之者吳江
張海珊小安樂窩文集書魏叔子續續朋黨論後云舉
天下之人渙焉各不相屬於是國家之事無一可爲者
矣又云今天下非無事也自公卿以至布衣自一鄉一
邑以至四海九州之大各懷其私各顧其隱泛泛然若
秦越人之相值於中途皆將解攜以去者一事之來壘
斷而望可左可右也踣閭而語可出可入也極其陰陽
向背進退語默之術以幸苟免於斯世蓋以漢唐宋明
之所謂朋黨者至今而廓然清焉而國家亦究何賴哉
鄉曲之士苟有以道義相切劘相稱引者皆將加以標

榜之行朋黨之目然則士之處此世者豈不難與鐵甫之言固見幾於早者也夫積力以求勝於民而豈知環伺之敵之不易求勝也哉

王阮亭香祖筆記卷七云子奉使祭告西嶽於王泉院見無憂樹四株後閭內典頭婆羅王立瞻婆國婆羅門女爲第一夫人生子名無憂又生子名離憂其無憂卽阿育王也後王出外園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數盛王見已此華樹與我同名心大歡喜蓋此樹與青柯坪婆羅樹皆西域種

穀梁莊三十一年傳齊侯來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楊疏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蔥布之天下則以戎爲豆也故徐邈云今之胡豆也周穆既取嘉禾齊桓復頒戎菽洞酌之義挹彼注茲帝王之大法也

齊民要術卷三陸機與弟書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

苜蓿歸

按事見漢書

卷四陸機曰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

得塗林塗林安石榴也又引廣志曰胡椒出西域卷三博物志張騫使西域得大蒜胡荽延篤曰張騫大宛之蒜卷二漢書云張騫外國得胡麻

梵語調伏曰毘奈那已調伏曰毘膩多

見華嚴玄談卷三

今歐

邏巴語凡現作與已作異名蓋本之印度也